

27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塞县委员会主编

塞西支队

闫伟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塞西支队

闫伟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西支队/闫伟东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12

(桂冠文丛/汪兆寿主编)

ISBN 7-104-00872-1/I·397

I. 塞… II. 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5585 号

责任编辑:谷 村

封面设计:蔡 花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编:100086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普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625 19.5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7-104-00872-1/I·397

定价:20.00 元

前 言

珍贵的历史人们永远忘不掉。1947 年是中国革命面临成功与失败抉择的艰难岁月，贫瘠而又厚道的陕北人民，在乌云蔽日，强敌压境的危难时刻，爱憎分明，勇于献身，以大无畏的精神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取得了辉煌胜利。正如毛泽东评价那样“陕北人民是金子啊！”《塞西支队》描写的正是安塞土地上产生的这样一支农民队伍，踊跃参军参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与敌人誓死血战，坚守土地、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肃奸清叛、保护群众、支援子弟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弘扬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对教育青年一代发扬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作风，立大志树伟业的思想，鼓舞我们发奋图强建设经济强国，具有实在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永远铭记人民功勋！

中共安塞县委书记 张学凯
安塞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占学

闫伟东，男，祖籍陕西安塞，已过而立之年。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吃香的年代毕业于榆林师专中文系，那时只有 19 岁，身体和思想正是闹事情的时候，踏不进社会大潮。好在文章频频出现在报刊，人们知道这个小伙能写，被组织调入宣传部，从事中国最基层的新闻职业。每天夜晚烟火熏心，有近 2000 篇消息、通讯、故事、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照片发表，获国家、省、市级报刊和学术机构评奖 30 多次。

序

银 笙

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无数革命烈士和志士仁人，用热血和豪气，为五星红旗增色添彩，为新中国的大厦添砖加瓦。特别是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牺牲后分不清尸体，甚至连名字也搞不清。像吴旗镇在长征结束时的“切尾巴”战斗，解放战争中的瓦子街战役，阵亡英烈太多，只能立无名烈士碑来纪念。

历史不应忘记。

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人不应忘记。

当我捧读这本《塞西支队》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虽然这不是纪念碑，但为英雄立传，无疑为后人树立了一根标杆。

在漫漫的历史征程中，塞西支队算不上赫赫有名。但在胡宗南进犯延安后，这支农民的队伍，在田启元的领导下，神出鬼没，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在陕北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记得小时候，我读过的小学课本就有一篇《田启元的游击队》。当时我们这帮孩子对田启元佩服得五体投地。即至年长，我渐渐明白，我所生活的延安，正是因为有一帮田启元式的人，才使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如瞎子乱撞，才使毛泽东和他的转战部队如鱼得水，才使沦陷的延安一年多时间得到光复，才使得解放战争势如破竹……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田启元和他的战友是我们的战士，也是

人民中的一员。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我非常感谢闫伟东和他的妻子孙玉玲同志。他俩本着历史的真实，用生花之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它是延安人民与敌斗争的缩影，是人民战争的一曲正气歌。

我与闫伟东相识已经多年。那时，他在安塞中学教书，喜爱写作。记得有一年，我去安塞县采访，安塞中学几位文友非拉我去学校小聚。宴席设在学校食堂的灶房内，摆一张小方桌，大家坐在小凳上围成一圈。我已记不清有什么菜和酒了，只记得闫伟东话不多，悄悄地呆在一边。后来，他调到县委通讯组，搞新闻报道，接触多了起来。但每次来，都是把写好的稿件放下，还是没多少话。

时间长了，我发现闫伟东不是那种大肆张狂的人。他不善钻营，不善交际，只是默默地执著于自己的事业。他写了不少好的新闻报道，《延安日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经常有他的作品。在繁忙的新闻工作和行政工作间隙，他又潜心搜集、整理塞西支队的材料，终于成书。我向这位青年朋友表示祝贺！他的妻子我只见过一面，还是在乡下蹲点的时候。看来与他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我为文坛有这样一对夫妻作家而钦佩，并祝愿他俩白头到老，在文学的崎岖山路上并驾齐驱。

田启元是安塞人。闫伟东也是安塞人。写故乡事，抒故乡情这也许是作家的天性。闫伟东热情为故乡的英雄立传，是应大加倡导的。我期望延安作家多写《塞西支队》这样的作品，不管历史的、当代的，让众多的“无名”组合成“有名”。让时代在作品中定格，让千千万万“无名英雄”在历史长廊和文学长廊中占一席之地，不时启迪与教育后来人。

1997.9.8 于延河畔

第一章 锁道封关

田启元喊道：“扔手榴弹！”爆炸声过后，只见八个敌人东倒西歪全躺在小路上。

田启元腰上别着缴获来的“勃郎宁”，走路都觉得比以前轻快了。

田启元用探条往出戳打进小胳膊的子弹。一个战士害怕地说：“痛哩！”田启元瞪了一眼道：“打仗还死人哩！痛算个什么。”

第二章 豹胆神通

抓住机会，田启元猛地把筐子里的鸡蛋向“肖麻子”头上扣去。

三个敌人毫无防备，一看被围，乖乖举起了双手。

田启元大气不出，身子紧贴在炕栏和窑腿之间三角拐子上，随时准备一扑即上。

第三章 祝捷典礼

肖建国中了一枪，骂道：“有种的再把老子打上一枪！”

韩起祥的三弦一响，满院子的杂吵声顿时全无。

周恩来意气昂扬地说：“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人民一块战斗。”

第四章 强阻奇袭

田启元喊“一、二、三！”子弹倾泻下去，敌人理也不理，依然排着八路纵队前进。

田启元举起手榴弹，车上敌人大喊：“自己人！自己人！”田

启元骂道：“老子认得‘自己人’！”

小荆拉住田启元的手央求道：“田队长，不要扔下我不管。”

第五章 泪洗血旗

哨兵“妈哟”叫喊一声，喊道：“游击队来了！”跑出营房钻进了蒿草林。

闫喜才一把抱住孙立生，急得大喊一声“快看队长怎么了？”血把白绸子布衫已染成红色。

关在监狱里孙立生大唱道情。

孙立生把手枪顶在高兰脑门上骂道：“再嚎老子枪毙你龟孙！”

第六章 除叛清奸

唐加斌提着手枪怒气冲冲地命令道：“都给我上，死在阵前也不准后退！”

田启元用力一刀扎下去，姓白的“妈哟”叫唤一声，嘴里喷出一股黑血。

路上密密地铺上树枝，哨兵藏在路上边，田启元藏在路下边。

高保长身子一斜，袁生贵“妈哟”叫喊了一声。

品着气氛不对，高凤山心慌了，转弯时放开腿就跑。

第七章 舍生忘死

王生富押着窦生花婆姨和媳妇从门里出来，都不吭声，窑顶上敌人哨兵喊叫着问道：“啥人?! 啥人?!”

一阵旋风刮来扫的游击队战士睁不开眼，敌人一挺机枪抓住机会射击。

田启元侧身躺在路上，两支手枪瞄着上院下来的路。

第八章 闪击猛攻

田启元就走就骂：“自己人，什么口令不口令?!”敌人哨兵也不笨，喊了声“共军来了!”就是一枪。

唐海燕抓一只耳朵，闫国璋抓一只耳朵，杀猪一般刀子向周步有喉结下面捅进去。

田启元抢先喊道：“啥人?”敌人哨兵一怔，答道：“特务连。”田启元一枪打去，哨兵应声倒地。

罗县长和保警队离伏击圈越来越近，突然游击队埋伏的阵地上“砰”响了一枪。

田启元一口气扔出去十六颗手榴弹，返还回去敌人扔过来的十九颗。

第九章 枪林弹雨

延安国民党守军十七师抽调 2500 多人，扬言要在七天之内消灭田启元的“烂袄游击队。”

那个战士跑得慢，田启元在背后用手枪照天打一枪，顿时疾步如飞。

先炸了的手榴弹把未炸的手榴弹炸起来，满窑乱飞，敌人鬼哭狼嚎讨饶，纷纷从窗子上往出扔枪。

田启元拍拍土说：“咱就不凑这个热闹了，让敌人‘唱戏’去。”

上到云台山半山上，走在前边的战士听见山顶有人说：“不要忙，让再往上走一走开枪。”

第十章 暗夜魔掌

后边的敌人冲进院来，哨兵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把枪架在塆坎上阻击。

田启元光着上身披着羊皮袄，任凭严寒侵袭，木然不动，成了“光杆司令。”

赵福成一脚踩空跌入深洞，心想这下完了。

袁生贵和柴战军没了主意，上了炕。

王子善去山的另一个坡面去尿，看见坡底上来几个人，穿着老百姓服装。

第十一章 刚骨赤诚

田启元拍着胸脯说：“有我田启元在，一定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韩清连把手枪卸开，零件乱扔了。

两发子弹在田启元头发里穿过，烧焦两绺头发。

“砰！”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寂静的夜晚。

第十二章 虎将雄兵

彭德怀抬起头来说：“是小田呀，这么快就来了。”

闫国璋指着冯喜明说：“这小子是田启元的排长，死硬共产党分子，不能轻饶。”

敌人清醒过来一看，四面都是枪口，全都乖乖举起了双手。

李仲堂大声回答道：“我们是老百姓，来慰劳老总们。”

第十三章 挺进攻坚

“胖娃娃”从心底里发恨说：“那天，他狗日的杨登殿让我抓

住，用刺刀戳二十四个窟窿。”

伤亡越大，田启元火气越大，挥着手枪喊道：“给我再上！”

田启元一把推开扶他的战士，站起来说：“我死不了，往前冲你的。”

第十四章 誓师出征

高鼎铭喜气洋洋地说：“我们塞西支队是一支了不起的人民武装啊！”

敌人一会儿回来一个，战士们轻而易举地抓住十二个敌人。

塞西支队过了南小河，敌人猛然开了火，子弹直把天空映红。

田启元右拳头举过头顶说：“宣誓人，田启元。”

第一章 锁道封关

—

天边刚露鱼肚白，大地在冷清寂静中显现出浑厚的轮廓。苍茫茫，逶迤绵延。朦胧中藏着英雄气概，高大中显示着刚强铁骨。

这是安塞县南边的一条沟，叫县南沟。在一个叫房家河的小村子里，迎着晨光，走出九个身材矫健的汉子，步伐有力，行动迅速。他们沿着山道，忽尔闪现在山顶，忽尔隐没在沟坡，匆匆前进。

走在队前的那个青年，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方正大脸，一双大手似簸箕一般，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配上斜挂在肩上的步枪，更显得气度不凡。他就是陕甘宁边区十八兵站警卫连连长田启元。跟在身后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茶坊兵工厂的八名工人。

太阳猛地跃出地面，山顶上全罩上了金色的光芒，更显得俊秀无比。

田启元他们穿过黄柏梁村，来到永丰窑则村头，发现前面山坡背后有什么一闪一闪发光。

田启元问走在身旁一个姓龚的战士说：“前面有什么东西发光，你看见了吗？”

小龚也奇怪地说：“看见了！真的有什么发光。”田启元说：“你跑上山头看一下，弄清发光的是什么东西。”

小龚放开两条腿，一溜风跑上山顶，发现山脚下有国民党的士兵。赶忙趴在草丛里，仔细一看，共八个人，扛一挺机枪。机枪是崭新的，枪筒上镀着光，太阳的光芒照射在枪筒上，随着枪筒的摆动，一闪一闪发亮光。小龚赶忙返了回来，把情况报告了田启元。

小龚问田启元说：“怎么办？”

田启元果断地说：“打。”

从山的另一面，田启元带着战士们迅速上到山顶，埋伏下来。

这是敌人的一个侦察班，从延安出来，搜集延安西北面的军事情报。他们在永丰窑则村附近山头搜索了一天，一无所获，在没有人家的村庄里住了一夜，继续往北走。敌人以为董钊的五万人马刚从沿河湾撤走，附近不会有解放军活动。敌人警惕性很松，枪扛在肩上，排成一溜，匆匆忙忙赶路。上到永丰窑则这座山，要上四个阶梯形小山岭。敌人上到第三个阶梯形小山岭上，还要顺着崖上窄窄的羊肠小路往上爬，才能上到最高山顶。小路一边是陡的站不住人的土坡，一边是土崖。敌人走到这段路的正中间，田启元一枪打倒走在头前的那个敌人。田启元喊道：“扔手榴弹！”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惶失措，枪刚从肩膀上取下来，手榴弹已在脚底爆炸。战士们扔下去十几颗手榴弹，炸得尘土飞扬。

爆炸声过后，只见八个敌人横七竖八全躺在小路上。有的腿在路上，胳膊向坡下吊着。有的身子靠着土崖，斜侧着。

田启元喊道：“投降，不投降就还往下扔手榴弹！”

敌人堆里只爬起来两个，举着双手，乖乖地上来了。战士们

下去一看，另外六个全被打死了。缴获的一挺战防机枪，五支步枪，两千多发子弹。

此时是1947年3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关键的年份。

1946年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不甘灭亡，又调兵遣将于1947年发动重点进攻，目标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山东解放区，动用兵力60个旅45万人，由顾祝同指挥；另一个就是陕甘宁边区，动用兵力34个旅23万人，由胡宗南指挥。战争的阴云，密布陕甘宁边区上空。陕甘宁边区仅有西北人民解放军一万九千余人，敌我力量悬殊相当大。双方最高统帅部，各自加紧备战。蒋介石在南京作战室里，秘密集结部队，筹划作战行动。毛泽东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动员劳苦大众为保卫自由生活而战。

1947年元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年祝词》。指出，在1946年中，中国人民开展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胜利的斗争，并将必然取得胜利。一九四七年，中国人民的斗争将取得比去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艰苦奋斗迎光明》的新年献词。指出，1947年将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光明日子日益临近的年份，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新中国诞生中的困难，因而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共产党员要与全国人民在一起，在今年一年中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我们艰苦奋斗将要换得新中国的实现。

紧紧跟人民站在一起，时时刻刻服务于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以他宽阔的胸怀，目光远大的卓识，精深而又博大的思想，将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劳苦大众牢牢团结在自己身边，形成了巨大的力量。

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一路进攻临县的临镇，一路进攻富县，企图在三日内占领延安。西北人民解放军教导旅和警备旅的第七团共五千余人组成防御兵团，给胡宗南部的先头部队迎头打击。西北人民解放军防御兵团经过七天七夜保卫战，在取得杀伤国民党军五千余人的胜利后，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

3月19日下午，胡宗南部整编第一旅在飞机掩护下，突进延安城。

敌人士兵进入城内，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怕遭遇伏兵，也怕陷入地雷阵。经过侦察，确信城里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后，这才放心前进。

“砰！砰！”“哒哒哒”，突然，凤凰山上传来枪声。敌整编第一旅旅长罗烈顿时紧张起来，神情好象绷紧的丝弦，立即指挥两个营的兵力进攻凤凰山，企图一举消灭山头的解放军，控制山头。

两个营的敌兵不摸山头情况，散开来，趴在半山腰放枪，不敢上前。

双方相持到傍晚，西北方向猛然冲出一股解放军，向胡宗南部董钊第一军劈头盖脑打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正为解放军不知去向苦恼，立刻组织重兵反击。轻重火力一上，解放军“抵挡”不住，朝安塞方向“逃去”。国民党士兵紧紧追击，直追出河庄坪，拾到许多写着解放军旅、团、营番号的草帽、粮袋、饭碗、水桶、牲口，还有没有来得及吃的饭菜。

胡宗南根据种种迹象断定，共军主力在安塞，命令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尽快占领青化砭，保证即将开往安塞的主力侧翼安全。同时，命令早已准备就绪的国民党整编第一军迅速在安塞东南部围歼共军。

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撤出延安后，部分来到安塞县一区沿河湾休整。沿河湾镇子西北面杏子川的闫家湾、花里湾、候沟门、茶坊、纸房沟、龙石头、枣湾几个村子住的满满的，有教导旅、独一旅、三五八旅。

23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副总指挥张宗逊找到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要一个带路的向导，直接赶往青化砭。白寿康叫来十八兵站警卫连连长田启元，带到张宗逊副司令员跟前说：“小田是本地人，地形相当熟悉。他十三岁就参加了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队伍，是个老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抗日战争时期又随一一五师转战晋、察、冀当过侦察连连长，作战技术高。”

张宗逊打量了一下田启元，满意地点点头。

田启元带着陕甘宁边区兵工厂的八个工人，给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当向导，下午五点半从沿河湾一带出发，经候家沟翻山到蛤蟆沟，过楼坪、冯庄，直插青化砭。第二天早晨太阳刚露出山头，就行军150多华里，赶到目的地。

3月24日，董钊的五个旅五万余人，一路由延安经枣园、闫店子从县南沟出来；另一路由河庄坪经丰富川从云台山沟出来，夹击沿河湾，结果扑了空。

青化砭那边伏击战阵地摆好，只等敌人进包围圈。田启元找到张宗逊副司令员，要求带领八个工人参加战斗。张宗逊副司令员摇摇头说：“地方武装工作很需要你。”

3月25日，国民党军第31旅进入了伏击圈。敌人大摇大摆，大炮驮在牲畜上，轻重机枪穿着枪衣，根本没有想到西北人民解放军会在这里等着他们。猛然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把敌人给惊呆了，纷纷乱窜，组织不起有效火力抵抗，不到一个小时，就全军覆没。这一仗，歼敌二千九百余人，俘国民党军旅长李纪元、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我